

DOI: 10.13288/j.11-2166/r.2014.22.018

文献研究

秦皮历代临床用量分析

张 林¹, 张梦琪², 傅延龄^{3*}

(1.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 100029; 2. 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 3. 北京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 资助项目(2010CB530604)

摘要 目的 总结秦皮从两汉至今的临床用量特点, 对秦皮临床用量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 建立历代秦皮剂量数据库, 选取各朝代最具代表的医学著作, 将含秦皮方剂的方名、总药量、秦皮药量、整方药味数、加水量、服法等逐一录入。统计秦皮出现的频次、最常用量、常用量上限、常用量下限、最大用量、最小用量、平均用量, 并结合文献分析历代秦皮用量特点。结果 秦皮用量汉唐与明清时期达到顶峰, 用量最大, 日服量约为 40 g, 而其他时代或较少运用或仅用 10 g 左右。结论 秦皮大剂量(40 g 左右)发挥其入大肠、清热燥湿作用, 适用于热毒痢疾重症, 中等剂量(10 g 左右)发挥其收涩而有兼以补益的功效, 治疗目疾、带下、崩漏、男子精虚等方面病症。

关键词 秦皮; 临床用量; 文献研究

秦皮为木犀科植物苦枥白蜡树、白蜡树、尖叶白蜡树或宿柱白蜡树的干燥枝皮或干皮, 产于吉林、辽宁、河南等地。春、秋二季剥取, 晒干, 生用。从现有文献看, 秦皮最早的药用记载出现在《神农本草经》, 书中列秦皮于中品, 载其“味苦微寒, 主风寒湿痹, 洗洗, 寒气, 除热, 目中青翳白膜。久服, 头不白, 轻身。生川谷”^[1]。后世对秦皮的功效主治有更加深入细致的认识, 如《本草纲目》有关秦皮功效的记载为“秦皮, 色清气寒, 味苦性涩, 乃是厥阴肝、少阳胆经药也。故治目病、惊痫, 取其平木也; 治下痢、崩带, 取其收涩也; 又能治男子少精, 益精有子, 皆取其涩而有补也”。与《神农本草经》一样, 《本草纲目》认为秦皮兼具补、泻两方面的功能。

秦皮味苦、涩, 性寒, 归肝、胆、大肠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 版)(以下简称《药典》)记述秦皮功能主治为“清热燥湿, 收涩止痢, 止带, 明目。用于湿热泻痢, 赤白带下, 目赤肿痛, 目生翳膜”, 常用量范围为 6~12 g^[2]。以下结合相关文献详细分析历代秦皮临床用量规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以汉代至今历代最具代表性、影响较大的医学著作和数据资料为研究对象, 具体书目及数据来源如下: 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 唐代王焘《外台秘要》; 宋代许叔微《普济本事方》, 庞安时《伤寒总病论》以及宋朝政府颁布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 8 本著作^[3]; 金元时期刘完素《黄帝素问宣明论方》, 张子和《儒门事亲》, 李东垣《内外伤辨惑论》等 10 本著作^[4]; 明代张景岳《景岳全书》, 汪机《石山医案》, 吴又可《温疫论》等 13 本著作^[5]; 清代程钟龄《医学心悟》, 傅青主《傅青主女科》,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等共 19 部医籍; 近代(清末至 1949 年)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 姜佐景《经方实验录》, 冉雪峰《冉雪峰医案》等共 14 部医籍; 当代陈瑞春《陈瑞春论伤寒》, 邓铁涛《邓铁涛临床经验辑要》, 陈明等《刘渡舟验案精选》等共 29 部医籍以及来源于全国不同区域 8 个省市(自治区)的 11 家中医院的门诊内服汤剂处方及名医访谈的相关数据。

1.2 方剂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含有秦皮的内服汤剂; 排除药味组成不明

* 通讯作者: fuyanling@bucm.edu.cn

确和没有剂量记载的内服汤剂处方,丸、散、膏、丹、外用煎方及儿科用方。

1.3 研究方法

采用 Excel 2007 软件录入数据,将对应的方名、总药量、秦皮药量、整方药味数、加水量、服法等逐一录入,建立历代秦皮剂量数据库。统计秦皮出现的频次、最常用量、常用量上限、常用量下限、最大用量、最小用量、平均用量。采用 $[P_{25} \sim P_{75}]$ 的区间值表示常用剂量范围。

折算标准: 录入剂量值时一律按历代度量衡换算表换算成“克”的数值,以便于后期数据分析,具体换算方法如下: 汉代 1 斤 = 16 两 = 220 g, 即 1 两 = 13.8 g^[4]; 唐代 1 斤 = 16 两 = 220 g, 即 1 两 = 13.8 g^[347]; 宋代^[4]、金元^[4]时期药材剂量多以钱为单位, 1 斤 = 16 两 = 640 g, 1 两 = 10 钱 = 40 g; 明代 1 斤 = 16 两 = 596.8 g, 1 两约为 37.3 g^[4]; 清代 1 斤合今 596.8 g, 1 两 = 37.3 g^[447]; 近代 1 两 = 31.25 g^[443]; 当代 1 斤 = 500 g, 1 两 = 50 g^[447]。

2 结果

2.1 历代秦皮用量特点分析

表 1 示, 汉唐时期秦皮用量最大 (最大量至 41.4 g); 至宋代其常用剂量稍有降低, 在 10 g 左右; 明清时期的秦皮用量水平有所恢复, 其用量范围有所扩大 (最大量至 37.3 g), 当代秦皮的应用剂量较明清时期又有所下降, 其常用剂量为 10 g 左右。

表 1 历代秦皮使用频次、用量

时期	频次	最常量 (g)	常用量上限 (g)	常用量下限 (g)	最大量 (g)	最小量 (g)	平均量 (g)
汉代	2	41.4	41.4	41.4	41.4	41.4	41.4
隋唐	11	41.4	41.4	27.6	41.4	13.8	34.5
宋代	6	9.6	16.5	7.4	20.0	5.2	11.5
明代	1	5.6	5.6	5.6	5.6	5.6	5.6
清代	4	14.5	14.4	14.4	37.3	3.7	14.4
当代	98	10	10.8	4.6	15	3	9

2.2 汉唐时期秦皮用量特点阐释

在张仲景的《伤寒论》中, 秦皮主要用来清热燥湿、收涩止痢, 如治疗“热利, 下重者, 白头翁汤主之。白头翁二两, 黄柏三两, 黄连三两, 秦皮三两。上四味, 以水七升, 煮取二升, 去滓, 温服一升, 不愈, 更服一升”。在白头翁汤中, 秦皮作为辅药 (臣药), 主入大肠, 针对热毒痢疾, 起清热燥湿、收涩止痢的作用。秦皮的用量为 3 两, 合今约 41.4 g, 分 2 次服, 单次服量约为

20.7 g, 用量很大。

《金匱要略》治“产后下利虚极”的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 即《伤寒论》白头翁汤加甘草、阿胶, 方中秦皮仍用三两。原方用法为“上六味, 以水七升, 煮取两升半, 内胶, 令消尽, 分温三服”。由此可见, 汉代秦皮的用量与其他药物常用 3 两一样, 属于一般性用量。

《外台秘要》全书 40 卷, 其中收录有秦皮的方剂很多, 尤其是用于眼部外洗的方剂很多, 也说明了秦皮在治疗目疾方面应用广泛。但由于本次研究中外洗方剂不计入内, 因此, 在表 1 的 11 个方剂中并未计入外洗方。在《外台秘要》中, 最常用量为 3 两, 即 41.4 g, 出现了 7 次, 在 11 个方剂中占到了 63.6%。在主治方面, 非常明确地集中在眼疾与痢疾两方面, 11 个方剂中, 有 8 个是治疗眼目疾患的, 有 3 方是与张仲景白头翁汤主治相同。以下各摘录一首代表方剂: 延年疗眼赤热不能得好差, 此由肝中客热不绝方。黄连三两, 秦皮三两, 上二味切, 以水三升, 煮取一升五合, 去滓, 食后温服, 分二服, 如人行七八里服, 必效同^[566]。古今录验白头翁汤。疗寒急下及滞下方。白头翁、干姜各二两, 甘草 (炙) 一两, 当归 (一两), 黄连、秦皮各一两半, 石榴皮一两 (生者二两)。上七味切, 以水八升, 煮取三升, 分为四服^[679]。

张仲景用秦皮治疗厥阴热利, 《外台秘要》用秦皮治疗毒邪入眼。厥阴者, 在脏为肝。由此可见, 秦皮具有清肝凉血解毒的作用。足见《外台秘要》在秦皮的运用上既体现了对张仲景用秦皮治痢法的继承, 又开拓了秦皮治疗目疾的应用, 对后世应用秦皮具有深远的影响。

2.3 宋金元时期秦皮用量特点阐释

与汉代相比, 宋代秦皮常用量明显减少, 但用量范围却有所增加。

在宋代医家中, 庞安时《伤寒总病论》中有 2 方用到秦皮。如秦皮大黄汤“治毒病入眼, 忽生赤翳, 或白, 或肿, 肤起或赤痛, 不得视光明, 入心肝。或眼浮肿, 如吹汁出, 生膜覆珠子, 或内障不见物。良由病后不慎, 酒面炙煨五辛所致, 宜服此频利之, 秦皮大黄汤。秦皮、柴胡、常山、黄芩、升麻、芍药、白朮、枳实、甘草 (各半两)、大黄 (三分)。……热盛者, 加焰硝半两, 汤成后下, 化匀服。未瘥更作, 可至五、七剂”^[4]。另外, 《伤寒总病论·修治药法》记载了秦皮的加工

炮制方法。宋代 1 斤合 660 g, 1 两合今约 40 g, 故此方中的半两约合今 20 g。原文用法载“取咀, 水三升, 煮二升, 下大黄, 再煎一升半, 去滓, 食后温饮一盞。”一般认为宋代 1 升约为 600 ml, 1 盞的容量约为 200 ml。煎至一升半即 900 ml, 温饮一盞, 即 200 ml, 则一剂汤药大约分 4 次服下。每剂秦皮的药量为 20 g, 因此, 单次服量约为 5 g。原文写道“未瘥更作, 可至五七剂”, 可见庞安时此方的用法是每次按 1 盞的药量服下, 若痊愈即停药, 不必服够 1 剂; 如果未瘥, 可连续服至 5 ~ 7 剂。这样看来, 与汉代相比, 宋代时期秦皮的常用量大幅度减少, 但用量范围却有所增大。秦皮的单次服量为 5 g, 日服量为 5 ~ 20 g。

2.4 明清时期秦皮用量特点阐释

明清时期由于社会及自然环境的变化, 温病流行, 明清医家对寒凉药物的使用频率较高, 用量也较大。一般来讲, 他们对温热药物的使用频率较低, 用量也较小。秦皮为寒凉泻火之品, 因此, 明清医家对秦皮的用量呈现逐渐增大的状况。

明代有将秦皮用至 3 两的方剂, 如明代倪朱谟所编《本草汇言》^[10]中记载“治妇人赤白带下, 及血崩不止, 秦皮三两, 丹皮二两, 当归身一两。俱酒洗, 炒研为末, 炼蜜为丸梧桐子大。每早服五钱, 白汤下”。根据原文记载所示, 本方药物总共为六两, 即 60 钱。明代 1 两合今约 37.3 g, 所以该方总药量为 223.8 g。但根据服用方法可知, 此药方为每早服五钱, 合今约 18.65 g。

《本草汇言》除上述治妇人赤白带下及血崩不止的方剂外, 还有 5 个方剂用到秦皮^[11], 这 5 个方剂或为他人方剂的转录, 或为倪朱谟本人的方剂。这些方剂可以显示出明代秦皮的用量特点。①张仲景方“治伤寒热痢下重。用秦皮、白头翁、川黄连、黄柏各五钱, 水煎服。”本方虽然为张仲景的方剂, 但倪朱谟在转录时, 已经将计量单位的“两”更换为“钱”, 由此可知本方所标示的用量为明代用量, 秦皮的日服量为五钱合今约 18.65 g。②《嵇氏家抄方》曰“治男子精虚自遗。用秦皮、山茱萸各一两, 水煎服。”本方秦皮的日服量为一两, 合今为 37.3 g。③《儿科撮要方》曰: “治小儿惊痫发热, 及变蒸发热。用秦皮、茯苓各一钱, 甘草五分, 灯心二十根, 水煎服。”秦皮用量合今为 3.73 g, 此方为小儿方, 故用量较小(本研究在计算常用药物用量情况时, 没有纳入儿科方剂的药物用量)。④《备急千金要方》曰“治血

痢连年不愈。用秦皮、薤白根各等分, 水煎服。”本方秦皮用量不详。⑤《寇氏本草》曰“治遍身无故生癰疮。用秦皮一两, 煮汁饮之, 服七日渐消。”本方秦皮的用量合今约 37.3 g。由上述内容可知, 明代秦皮每日最大用量为一两, 即 37.3 g。

清代秦皮的最大用量与明代相同, 亦为 1 两。见于清代张璐《张氏医通》白头翁汤^[12], 曰“白头翁、黄连、黄柏、秦皮各一两”。此处白头翁汤为张璐所引用的张仲景方, 药物组成没有改变, 但各药用量却减为 1 两, 由此可知, 本方是经过《张氏医通》作者修订过的清代用量。清代 1 两约 37.5 g, 所以本方秦皮的日服量约为 37.5 g。这与《伤寒论》中秦皮的日用量 41.4 g 相比虽略有减少, 但相差不是很大。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 金元时期之后, 秦皮在方剂中的用量骤然增加, 且其日服量仅次于汉唐时期。为何秦皮在明清时期的用量与前朝相比会骤然增大? 我们认为, 这与明清时期相对富足、发达的社会环境有关, 百姓丰衣足食, 寒邪已不再是威胁人们生命健康的最主要因素。相比之下, 温病却后来居上, 医家对温病的研究已成为当时医学的主流趋势。因此, 苦寒之药的用量才会再次上升。从金元到明清时期, 秦皮的用量相对于金元时期而言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2.5 当代秦皮用量特点阐释

民国时期, 秦皮使用较少, 秦皮的用量数据也很少, 所以我们也未能计算出这一时期秦皮的平均用量、常用量范围和最常用量, 仅仅能提供其用量范围, 包括最大用量和最小剂量。这一时期秦皮的日用量在 3 ~ 9 g 之间, 用量范围较小。

当代医家秦皮的平均用量、最常用量范围仍然不是很大, 常用量一般不超过 15 g。

我们以“秦皮”为主题词, 在中国知网上检索 2007 年至 2014 年的临床文献, 多是以经方白头翁汤加减治疗热毒痢疾, 秦皮用量一般为 12 g。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用秦皮治疗目疾的研究资料, 多为角膜炎等疾病, 以目赤肿痛为主要临床表现。有记载用秦皮治疗麦粒肿的方子, 如马芬俞^[13]选用《河北中药手册》的方剂, “治麦粒肿, 大便干燥: 秦皮三钱, 大黄两钱。水煎服, 孕妇忌服”。此处秦皮的日用量为 9 g。还有用加味秦皮汤治疗单纯疱疹病毒性角膜炎的资料, 如“秦皮、秦艽、防风、柴胡各 10 g, 大青叶、金银花各 30 g, 玄参、赤芍各 15 g, 薄荷、甘草各 6 g。水煎服, 每日一

剂”^[3]。其日用量为 10 g。

因此,如表 1 所示,当代医家使用秦皮的剂量相对稳定,一般在 10 g 左右,且用量范围较小。

3 结语

综上所述,从汉代到当代,秦皮在主治及用量方面均有变化。在用量上,汉唐与明清时期达到顶峰,用量最大,日服量约为 40 g,而其他时代或较少运用或仅用 10 g 左右。

在主治症方面,在汉代张仲景仅将秦皮用于治疗热毒痢疾,以发挥其主入大肠、清热燥湿之功。此药味苦性涩而坚,能收敛走散之精气,故张仲景用白头翁汤治下焦虚热而利,取苦以涩之之意。至于将秦皮运用于治疗眼疾,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秦皮可“除目中青翳白膜”。秦皮乃入肝胆经之药;肝开窍于目,以此治目疾,取其平木也,从唐代至今,都有运用。明清时期对秦皮的应用则有百花齐放的特点,医家不仅将其用于治疗热痢与目疾,还将其用于治疗带下、崩漏、男子精虚等方面的病症,亦是取其收涩而有兼以补益之功。我们认为,通过对秦皮 2000 余年临床用量的回顾和分析,将会对现今研究秦皮用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产生积极影响,对拓宽秦皮的应用思路亦有所裨益。

Analysis on the Clinical Dosage of Cortex Fraxini in Past Dynasties

ZHANG Lin, ZHANG Mengqi, FU Yanl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clinical dosage features of Cortex Fraxini from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till now so that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making strategy in clinical dosage of Cortex Fraxini. **Methods** A database of Cortex Fraxini dosage in past dynasties was established.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medical works in each dynasty were chosen. Information on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Cortex Fraxini, including the total medicine quantity, quantity of Cortex Fraxini, number of ingredients, water amount and administration instructions were recorded. The frequency of Cortex Fraxini occurrence, common dosage, upper dosage limit, lower dosage limit, maximum dosage, minimum dosage and average dosage were figured out. The features of clinical dosage of Cortex Fraxini in past dynasti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In Han, Ta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osage of Cortex Fraxini reached the top, with the daily amount around 40 g. While in other dynasties, it was rarely used or the amount was only around 10 g. **Conclusion** Large dose of Cortex Fraxini (around 40 g) has the effect of clearing away heat and removing dampness in large intestines, so it can be used for severe dysentery due to heat-toxin. Medium dose of Cortex Fraxini (around 10 g) has the effect of inducing astringency and tonification, so it is used for eye diseases, leukorrheal diseases, uterine bleeding and essence deficiency of male.

Keywords Cortex Fraxini; clinical dosage; literature study; statistics

参考文献

- [1] 尚志钧,校注. 神农本草经校注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8: 132.
- [2]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0: 287.
- [3] 丁毅. 经方 50 味常用药物宋朝用量研究 [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2.
- [4] 宋延强. 金元四大家对经方 50 味常用药物的临床用量研究 [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1.
- [5] 宋佳. 经方 50 味药物在明代 13 位医家中的临床用量研究 [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1.
- [6] 何丽清,傅延龄. 《伤寒论》方药计量中重量单位的考察 [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11, 45(9): 19-21.
- [7] 卢嘉锡,丘光明. 中国科学技术史: 度量衡卷 [M]. 北京: 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 [8] 王焘. 外台秘要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5.
- [9] 庞安时. 伤寒总病论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9: 90.
- [10] 明·倪朱谟. 本草汇言 [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5: 365.
- [11] 张璐. 张氏医通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791.
- [12] 马芬俞. 秦皮在眼科中的临床应用 [J]. 山西中医学院学报, 2011, 12(6): 24-25.
- [13] 徐艳,王统辉. 加味秦皮汤治疗单纯疱疹病毒性角膜炎 41 例 [J]. 河南中医, 2008, 28(5): 52.

(收稿日期: 2014-03-13; 修回日期: 2014-04-10)

编辑: 王利芬